

在纸上倾听大地呼吸

——读陈于晓散文集《地气氤氲》



春日,在乡村的夜雨,“野径云俱黑”,只是偶尔会有几盏人家的灯光,还亮着,但也像是渴睡人的眼睛。雨帘一重又一重,是擦不开的。但声音很清晰,庄稼吮吸雨水的声音,听得很真切。雨水流淌的声音,也很真切,或者很亲切。最爱听的,是溪流的潺潺歌唱,不想睡的时候,可以让这潺潺之声,伴着读书;想入睡了,不如就把这水声当作催眠曲。庄稼是在这雨水中,悄悄长着个子的,你第二天清晨去看的时候,会发觉庄稼的身子,水嫩水嫩的。

春夜听雨,最宜在乡间,最宜在窗口养一株芭蕉。雨打芭蕉,这滴答之声,会把夜色滴答得很空灵,会在听雨人的心间生出一种曼妙的意境。

节选自《地气氤氲》之《卧听夜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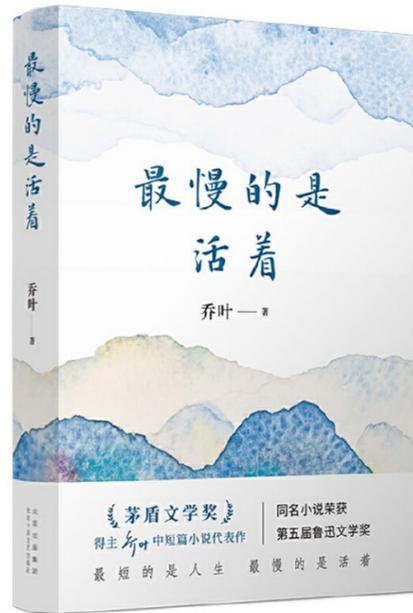
文/季川

入了深深的夏天。夏天深在哪里,深在它的枝繁叶茂中。“竹露滴清响”是我懂憬的夏日境界。一个“深”字,写得非常传神与耐人寻味。

第四辑《地气氤氲》中,于晓再次领着我们将进入他热爱与钟情的那一片土地之上。我们不由自主地发现,他的视眼开阔与细微观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对事物表象背后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这可能与一个作家的长期创作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因果。对于许多熟悉的事物,于晓总是尽可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展现与解构,因此,我们也总能发现许多不一样的阅读快感与自觉沉吟。像《泥土在呼吸》《与庄稼对话》《赤脚的味道》《挖土豆》等,这种由外而内的目力所及,与由内而外的情感泄露,都是非常自然的,诚恳的。最后他在《地气氤氲》中写下:“父亲说,憨厚的泥巴,为我们变化出了世间万物。”“我在辽阔的大自然中行走着,我的心里,也满满地都是地气”,写出了大地的崇高与永恒。

是的,大地之上有故乡,故乡之上有亲人,那些恩情与报答应该就在泪水之中。

(本文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季川诗选》。评论入围第六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



文/陈伟雄

“这些年来,我四处游历,在时间的意义上,她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但在生命的感受上,我却仿佛离她越来越近。”初春的日子里,当我在书店里打开乔叶的小说集《最慢的是活着》,瞬间被吸引住了。她的文字就像从窗外透进来的一束阳光,让我看到了人性的闪亮和温暖。

《最慢的是活着》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乔叶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该书包含《最慢的是活着》《叶小灵病史》《给母亲洗澡》《明月梅花》四篇小说。聚焦亲情、女性成长。乔叶以她敏锐而又体贴的女性视觉写出了女性生命里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给平凡的现实以光芒。

《最慢的是活着》讲述了我生长在一个极端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祖母极度不喜欢我,我常常硬碰硬,我心里全是她给的伤。可是多年后,父母去世,我回到了她身边,成了她最能说得上话的人。小说成功地刻画了祖母这一艺术形象。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祖母、外祖母,或者母亲的影子,让人回想起和他们相处时的那种既亲密又有点别扭的真实感受。体会到他们曾经给予或正在给予自己的巨大温暖。

著名文学家沈从文说语言要贴着人物写。这篇小说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有文中人物语言十分的质朴贴切。尤其是祖母的语言更是自然鲜活,不仅准确地表达出那个时代女性的所思所想,还反映出了祖母独特的个性和生存之道。如:对于祖母喜欢捡拾小东西的行为,她说:“眼前没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宁可让东西等人,不能让人等东西。”再如:对于开空调她说:“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都不是正经日子,不是正经日子,就不是正经福气。”这种乡间俚语式的语言,闪烁着生活智慧的光芒,令人回味无穷。

乔叶的小说有独特的叙事风格,她善于将散文化的语言融入叙事中,在平缓的语气背后爆发着强烈的情感,给人以深思。

“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当她堤石坍塌顺流而下的时候,我也已经泅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上。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祖母的远去,让我终于明白自己就是祖母的延续,祖母就是自己的根源。血脉相承的永恒,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变成了最慢。生命也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给母亲洗澡》是乔叶的另一部作品,充满着深情和力量。作者把一个个生活中的片段,融入给母亲洗澡的过程中,带我们走进了母女相互理解,相互映照的精神世界。

小说最令人动容的细节就是对母亲身上疤痕的描写。母亲的身体史,其实就是她的生命史。时代、亲人、劳作几乎都在她的身上留下了疤痕。母亲和祖母太像了,那些可贵的地母般的品质以及无法忽视甚至令人痛苦的精神上的局限,几乎就是对长辈的复刻。在祖母与母亲时代女性是难以作为个体存在的,礼法规矩使她们泯然消失于家庭和责任中。她们的美德有多么耀眼,悲苦就有多么辛酸。

记得著名作家艾伟在其著作《过往》中说:“人性或许会被很多东西蒙蔽但我相信人性总会在某个时刻胜出,闪现其动人的光芒。”乔叶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本真,感悟到了亲情的的美好。“最短的是人生,最慢的是活着。”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亲人,读懂了她们,也就读懂了爱,读懂了生活。

读懂人性才能读懂生活

读乔叶小说集《最慢的是活着》

朴素真诚的乡村叙事

——读李九伟散文集《我们的小时候》

文/南志刚

“三大件”,绝对是富裕户才敢想的。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李九伟笔下的乡村伦理依然温馨和谐,亲戚之间、邻里之间、亲戚的亲戚、邻里的邻里,七扯八攀的远亲,在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话语中,流露出富有乡土人伦气息的关心,大家相互帮衬过着日子,携手共度难关,也分享着简单的快乐。

《我们的小时候》摄取朴素真诚的乡村物像、风光、人物,叙述简单而和谐的乡村伦理,表达真诚切切的乡村情感。李九伟在叙述每一个故事的时候,都采取平静、平淡、自然的书写姿态,让人物、事态、风物自动走上前台,进行自我展示。作者仅仅作为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几乎不进行任何评判,似乎担心打扰了这些安详宁静的田园风光。这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倾听人物的声音”的态度,也是一种自信,她相信忠实的记录,带着朴素的力量,带着生活的原生态,牵引读者的记忆和回想。

文贵真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历代多以为为夫子强调文词达意即可,过犹不及。苏东坡言:能使之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达。将辞达理解为观物、达物之妙。《易·乾卦·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由是而解,“辞达”不仅为达物,更为达心,达物为妙,达心为诚。此心既可指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灵,亦可指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自我之心诚,方可为天地立心,成就“诚”之大者;由人心而文心,达个体心灵之诚,达天地之大,文之大者焉。《我们的小时候》书写真诚自然的乡村伦理,作者对乡村风土人情,一片真诚,记人、叙事、状物均发乎自然,没有夸张变形的情感张扬,没有故作怀旧的相思乡愁,有的是平淡自然的叙事节奏,藏巧于拙的情感表达,在平平淡淡的叙述描摹中,显出真物、真人、真事、真意、真趣、真情。

李九伟有一颗童心。这份童心,发蒙于孩提时代,虽经世事变幻、生活沧桑,不改其心,是为赤子之心,纯净无垢,自然随性。李贽以为童心乃人“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我们的小时候》的“童心”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童心童趣,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包括“唱过的歌”“玩过的游戏”“动

物玩伴”“童年旧事”等,叙述艰苦时代里天真无拘,充满趣味的儿童世界。第二是始终用一颗童心理解家乡的亲戚邻居、风物习俗和乡村故事,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抱有赤子之心,情感自然朴素,笔调平淡中见真情。第三是李九伟对文学有一颗赤子之心,忠诚于文学,忠诚于叙述,忠诚于事项本身的自然呈现,忠诚于朴素和谐的乡村伦理。童心,让李九伟重返“我们的小时候”,致力于“还原”数十年前的乡村原生态,在乡村生活不断被现代性书写“折叠”“穿越”的时代里,虽然寂寞,却弥足珍贵。这,正是《我们的小时候》价值所在。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